

窗前搭起脚手架

南妮

天气最热的时候，窗门前开始有了乒乒乓乓的声音。住了20年的老小区要进行外墙粉刷、屋顶修补工程。“为什么要在这这么热的天气里干呢？”“他们是一年到头都要干这活的，无论热夏，还是寒冬，否则，会忙不过来。”居民们的对话。

平地搭起脚手架的过程真是神奇。一根根又粗又长的毛竹被大卡车装运进小区。毛竹们浩浩荡荡气势非凡。竹子编的篱笆做成了走道，供工人们来回干活。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一共五层竹编走廊。四根刷着红白两色的奇长竹子呈交叉状，撑起了一幢楼屋的脚手架。搭好一层，用铁丝将根根竖直充当柱子的竹子，与做横向栏杆的竹子牢固地绑在一起。上下层之间的楼梯是斜面的竹篱笆，走在上面，稳当得当。“巧夺天工”——脑子里冒出来的，是如此字眼。

上班，下班，回家，外出，匆忙恍惚之间，仿佛那一个个脚手架是在眼皮底下，一夜速成。这应该是一个艰苦的、有一定危险性的搭建工程，熟练却使它快捷又安全得像做个游戏。

早晨7点，脚手架上已经传来此起彼伏劳动的声音。夏天的气温，只有这时间是凉爽而舒适的。但就是到了下午一点这样最热的点，工人们看上去干得与早上一样愉快。他们戴着统一的橙黄色安全帽，穿橙黄色的工作服，铲墙、刮灰、补漏、刷墙……一个人专心干活的情景与上下层之间边打趣边干活的情景，一半对一半。也有女的，多半是搬运东西，扛竹子。有夫妻工，也有单个的女工。

《窗前搭起脚手架》是王安忆发表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与内容，此刻呼之欲出。一个叫边微的年轻姑娘，因为痊愈，在杂志社请了病假在家。她住的花园坊进行两个月的大修，整个过程发生了一些趣事。因为刷着油漆的枯燥，工人们不时之间打打闹闹，开玩笑，把油漆抹在唠唠叨叨的老太太的衣服上，还把老太太一条肥大的短裤，裤腿两侧各贴了两条白胶布，别了一张小纸条儿，挂在脚手架上。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菲律宾足球裤，一百零五公分，售价两毛，免券。”但对边微，他们很客气。其中有位林师傅，是领袖型人物，为人严谨，声音浑厚，受他女徒弟毛弟的崇拜，也一步步吸引着边微。她喜欢高仓健演的杜丘，向往山一般严峻的男人。“你们要看什么书，告诉我，我给你们拿。”她忽然发现，林师傅和她站得很近，一股热烘烘的气息扑鼻而来。

这是混合着汗味、烟味、人体特殊味儿的一种气息，标准的男人味儿。边微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林师傅对看书的文雅姑娘表示着自己的好奇与好感，有进一步走近她的意思；而边微，在林师傅当着她发小们的面，重复“人是高等生物，人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的发言，让她脸红。关于人是哪一级的生物，他们在14岁时就已经谈透了。

“他应该有极简朴、极实在而又动人的哲学。”——林师傅终究令知识分子边微，梦想在劳动者中找到男性偶像的未婚女性彻底失望了。

小说写得真好，脚手架上的工作气氛，众邻里的关系，不同性格工人的塑造，几位同是大学生的区别……简短的篇幅，文字生动空灵，幽默诙谐，场景栩栩如生，飘逸又深刻。作家通过脚手架不同阶层青年男女近距离接触的故事，敏锐地探讨他们有可能因为彼此的新鲜感、初始的吸引，最终结合到一起。

现在的边微们，可能还会欣赏劳动者的矫健，但在同一阶层男性那里被浇灭的理想，绝对不会再放置于另一个不同阶层的男性身上。

八十年代是边微林师傅交手的背景。如今，物业的程序按部就班。

看到那么多的毛竹，那些为修整旧楼、改善环境做出更多贡献的竹子，就顿时对自己记忆里看到过的所有的竹林产生了深深的好感。山间的，泥地里的，一丛丛的竹子，原来是城市生活离不开的东西。不仅仅是观赏植物。脚手架，拆了一栋楼，再搭建在新楼上，——竹竿们拖地的声音，一根根扔下地的声音，脆崩、哗啦，响彻在小区里，没有人嫌它们突兀嘈杂，因为这是辛苦劳动的声音，也是创造奇迹的声音。

下午5、6点光景，橙色工作服穿着的男男女女，笑着从大门口走出来。他们的神情满足而快乐。是有一种“极简朴、极实在而又动人的哲学。”——如王安忆所说。逢到下雨天，心里替他们高兴，老天要他们歇一歇。微雨中的脚手架围起的楼屋，像一张半成品的画，难得的纯净是火热乐章中的间奏。

各行各业都有能干的工匠。或者巧夺天工，或者妙手回春。一切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于他们却顺理成章，志在必得。装空调的师傅，腰间绑着绳子，你捏着汗，紧张地看着他爬出高高的窗口，但他却轻轻松松。如何把旧门拆下，新门换

五角场的故事

晏秋秋

在观察窗口上，“帮助”潜水员数脉搏。

五角场上的学生也很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大、体育学院、二军大、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那个时候，学生都别着白色的校徽，老师别红色的校徽。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常到邯郸路上一家小饮食店解决晚饭。每次去，总能看到一位别着上海财大红色校徽的男老师。老师40岁上下，每次吃的东西都一样：一碗菜汤面，三个荷包蛋。

那时候我就觉得老师很有钱。

当然了，五角场社会闲杂人鱼也多。

我第一次被人“撸分”，是在江湾机场里，被抢掉2角5分。

钱不多，内心的屈辱永生难忘。

至今最后一次，遭人胁迫要抢钱，是在“悟空”游戏机房。

我报了一个名字，配合几声冷笑，继续玩我的摩托车。

大头费里尼写过《五角场流氓往事》，回忆国定路550弄的流氓。最后的一段是——国定路的流氓们，随着年岁上去养家糊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路灯下宝贝”的率性，一种茫然迭代为另一种茫然。1990年代中后期，550弄的物理性毁灭，也宣告了流氓的年代一去不返。

当然了，五角场阿飞多，但还算是一缕啾啾性质的。

整个上海滩，流氓看杨浦。杨浦流氓看定海。定海流氓看449弄。

1921年，孙中山写了《建国方略》。在其中的实业计划部分，提出在上海建一个“世界港”。

这就是著名的“大上海计划”的起源。

六年之后，在上海的东北角，民国政府修建了5条辐射状的干道。朝北，连接吴淞港；朝东，是当时筑造江码头；朝西，是上海的铁路总站；朝南，是公共租界；朝西南，是上海的外滩。

这就是“五角场”的由来。

假如你去过华盛顿，或者芝加哥，你会惊讶地发现，美国也有“五角场”“六角场”。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上海的“五角场”就有可能建成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在“大上海计划”里——

现在的上海体育学院的绿瓦大楼大礼堂，是上海市人民政府。

现在的长海医院影像楼，是上海博物馆。

现在的杨浦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

现在的江湾体育场，是上海体育场。

“大上海计划”的雄心勃勃之处还在于，在“五角场”周边，设置了11条“中”字打头的马路，10条“华”字马路，5条“民”字马路，10条“国”字马路，9条“上”字马路，13条“海”字马路，15条“市”字马路，12条“政”字马路和8条“府”字马路，组合起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

比如，中原路、华园路（如今在二军大内）、民庆路、国和路、上达路（今已废除）、海通路（如今在二军大内）、市光路、政肃路、府东外路（今长海路）。

历史的拿捏，在电光火石之间。

对整个五角场而言，一切的假设，早已烟消云散。

后来者如我，看到的，是一片田野中的几处高大建筑。与周边格格不入，与上海发展的历史，也有着耐人寻味的错位。

1984年，五角场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

它从宝山县划归杨浦区管辖。这意味着，五角场从此属于“市区”，而不是“郊区”，粮油补贴可以提升一大块儿。

五角场的划归，某种意义上，要感谢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

孙中山提出“大上海计划”思路的同一年，中国共产党也在

上？不过一个小时，一切妥妥，连灰尘也少见。半堵墙大的镜子扛进家来，看着瘦瘦的师傅肩扛手扶，惊得一幕头破血流的电影镜头瞬间脑补。师傅巧妙地移步、转身、换手，轻轻将镜子安置。外墙防风，看着没辙，身子绑绳子吊下去，脚也没处站呀。一把有多个方向刷子的长柄扫帚刷着涂料，解决了问题。熟能即生巧，行家是里手。

早秋的阳光淡淡地，温暖又舒爽。天空变得澄澈又高远。这是上海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就像脚手架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搭成，它们也在一夜之间被拆除。清晨竹竿们纷纷倒地的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人们觉得并不惊扰。它们像一首欢乐的歌、沸腾的曲，有的是喜庆与祝福，还有骄傲与舒坦。然后，犹如一个美丽的谜底被揭开，工人们涂画的作品突然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往日灰朴朴的老楼房焕然一新。浅黄色与橙色两种色调与墙面、阳台、窗台之间间隔相谐。拍一张阳台上花的照片，秋日清晨的明媚与清新，自家即是远方！

看小区公布的讯息，整修要有一年的时间。有好几十栋楼呢。有的完工，有的开始。搭搭拆拆，周而复始。拌着水泥黄沙，叼烟铲灰，将超长的竹竿往超长的卡车上扔，空中划出好看的线条……看上去是散散漫漫，实则内有规则。永远看不到有愁苦的某人。干活的他们团在一起，总是笑意盈面，就爱唱歌。

“不分四季的，就是大冬天，他们也要露天劳动的。”“干不完的活儿啊！不愁工作，多好！”

脚手架在自家外墙搭起来，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光线被挡住，阴凉而黝黑。并没烦乱与阴郁，反倒静谧而安宁，心情有些像看医生挂专家门诊，需要耐着性子，等待诊疗，知道之后有明确。

“立秋，房修已告尾声，只剩下最后一道门窗油漆。”“然而，他们却很难再谈起来，感到很吃力，彼此都很沮丧，又不甘心，不愿意放弃努力。”——《窗前搭起脚手架》里，貌似平静的弄堂表面，内里却已经经过了屋里屋外青年男女试探风云的一番倒海翻江。这是王安忆的时代故事。

立冬眼看也来到了。窗前搭起脚手架的人们，照例安心心地立上班外出，骑车买菜，遛狗招呼，喝茶看戏。细软搁在抽屉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就像墙壁粉刷交给工人们，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日子似水，一切照旧，没有什么大事会发生，该发生的不会在修屋时发生。这是今天大修里的故事。

上海成立。陈望道先生肯定没有想到，日后他会多次向上海市领导建议，将五角场地区划给市区，以改善复旦大学教师的待遇。

在复旦大学文学史家贾植芳的日记里，可以窥见当时五角场的模样。他1983年10月13日写道：“午睡后，全家去五角场游逛。好久不来了，有些陌生，在那家回回馆吃了啤酒、牛肉和油墩子。”“穷人的欢乐”而已。

“那家回回馆”是哪一家？可有方家赐教？

1989年，“朝阳百货”改建开张。大杨浦的人终于不用去南京路买东西啦。“下只角”的消费力惊人，1990年，“朝阳百货”销售额超过了3400万元。

那个时候，正版磁带还没有卖9块8，只卖7块9。

2004年7月7日，“朝阳百货”爆破拆除。彼时，我已离开复旦，在社会上打拼。几个月后我重回五角场，发觉不仅仅是“朝阳百货”拆了，空军政治学院的一排房子也拆掉了。

又过了两年，翔股电影院也拆掉了。

有一天我在单位值班，接到一个上海读者的投诉电话，说的是他去万达广场停车，和保安发生纠纷。操外地口音的保安对他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家老板……”

我知道，五角场的一段历史，彻底过去了。

2019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我独自一人，跑到五角场。

我从五角场出发，先走邯郸路，经过新闻学院，再经过复旦校区。然后朝北走到上海财大，再往东走到上海体育学院，再向南走到黄兴公园。

然后我发现，我离出发点，也不远啊。

这真的就是人生啊。

不久前，五角场镇撤编，成立长海路街道。这个消息，引发了互联网上对“五角场”的集体回忆。

我当然不能说，我不喜欢大西洋百货、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万达广场……五角场商圈的崛起，见证了杨浦区历任长官的心血。对老百姓而言，这是好事。江湾的房价一涨再涨，没有人觉得不值。

我只能说，我不太喜欢“杨浦区的徐家汇”。或者说，对“城市副中心”这5个字的意思，理解不深。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我的记忆里，五角场存在于这样一个年代。满眼都是沿街小店，所有的烦恼，在一瓶啤酒、一份三黄鸡面前，消失遁逃。

那个时候，复旦还有充满书卷气的“大家沙龙”，和让五角场年轻人向往的复旦舞会。两者之间，相差百米，自由而无用。

典型的五角场的夜晚，是在5条马路的外围，找一家小店。一个人，就吃一碗酸豆角牛肉汤。几个人，就把所有的一言难尽一饮而尽。

你可以从无数个角度，仰望那个巨大的彩蛋，也可以驾车，从中穿越，但是，你永远不会清楚，彩蛋到底蕴藏着什么。

这就像是上海。

每天都有很多人留下，每天都有很多人离开。你的青春，也许默默无闻，你的努力，也许一场虚空，你的离开，也许无人关心。

五角场的交通，已经无比发达了。

入夜，杨浦区的朋友纷纷赶来和我碰头。在一家火锅店，我们又喝HIGH了，集体背诵高尔基的《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集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我们已经过了，对别人奇异眼光唯唯诺诺的时候了。五角场，某种程度上，还有着20多年前的痕迹。

有人失手，打碎了一个啤酒瓶。我看着地上的碎玻璃片，知道它的名字叫青春。

几场秋雨过后，艳阳高照，大苹果挂满枝头，硕果累累。灵宝寺河山上漫山遍野的果树，被秋风吹成魔术似的将苹果由青变红，一色红晕染遍了山岭和沟壑，田野也褪去了夏秋浓绿，被红苹果覆盖着，寺河山变成了苹果山，“满树玲珑光，新秋著红妆。纤手枝头摘，急邀客先尝。”令人陶醉在《苹果吟》的诗意里。

寺河山，因苹果而闻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乡，屈指也就百年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苹果。据资料记载：生于清朝末年的灵宝人李工生，1912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园艺学堂蒙文系，曾担任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1921年辗转回到灵宝，先在当地倡导新文化，挖窑洞，购置织布机创办纺织业，不料连绵的秋雨将窑洞冲塌，导致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于1923年从青岛和烟台引进200多棵优质苹果树苗，栽植在祖上的6亩多地里，成为灵宝苹果的种植之始。后不断到北平、郑州、南京等农艺学院拜专家，引进管理技术，使苹果在灵宝发扬光大，李工生被称为灵宝的苹果之父。

1989年4月，在全国11省协作区苹果鉴定评比中，灵宝红富士获同类产品第一名；1998年，被中国果协授予“中华名果”称号；2002年8月，灵宝市30万亩苹果通过国家验收，获无公害农产品标志；2005年，成功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地理标志组织——欧瑞金。截至目前，灵宝苹果种植面积达90万亩，年产量14亿公斤，远销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寺河山因苹果而诗意。生活在寺河山的果农并非都是当地人，大多来自湖北、陕西、山西、南阳、洛阳，有的是解放前躲避战乱到此，有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此开垦种地落户的。近年来，在国家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鼓舞下，寺河山人脚踏实地，奋力拼搏，将名不见经传的黄土坡打造成美丽诱人的天然苹果公园：春天，漫山遍野的苹果花争芳斗艳，如画之美；夏季，山岭上的墨绿，在蓝天白云下，掩映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秋天的果园最真实，小灯笼似的红苹果挂满枝头，向大自然展示丰收之意。2018年，“花开金城·果乡之约”中国首届苹果花节，在被誉为亚洲第一高山果园的灵宝市寺河乡举办，已连续举办四届中国苹果花节。诗人周占林初到苹果花节，就激情澎湃写下了：“寺河山，是一座有灵性的山，来到此处便不想离开；在这里扎根，成长，直至在每一个春天，像出嫁的新娘，渴望如同云海，一下子漫过所有的山峦；这一次盛开，只因千年前的约定，在秋天，只等你来……”“每一个苹果都是一尊打坐的佛，到达灵宝的寺河山果园，每一个苹果都在打坐，他们就像一尊尊佛陀，在阳光下，诵读只有山风才能听懂的经卷……有你的日子，我的身旁永远不缺一个普通的词汇，那就是——温暖。”庆丰收，徜徉寺河山，时光在倒流。“以山为根，以苹果为魂，以园为景”，到处都是天然画卷，苹果随着人文情怀和情感文化已深入到人们的记忆里。寺河山，有时像一部书，山坡是纸，苹果是字；有时又像一幅多彩的油画，山岭上春风轻拂着花草，花儿乐的裂开了嘴，绽放了粉色、红色和白色，给大自然点缀着美丽，山坡上的牛羊和回回地头忙着春耕的人们，构成一幅美图；夏季的果园郁郁葱葱，蝉儿齐声歌唱；秋天，那红、黄的、绿的大自然色彩，最美的要数那累累果实压弯枝头的垂垂的姿势，让人浮想联翩；再细看，还像一幅浑然天成的“平安”符，中国有平安夜里送苹果，吃苹果的传统，取苹果的谐音平，为平安果……

中秋过后，寺河山落了叶子的果树和果园，挂满枝头红彤彤的大苹果，让人分享着大自然的喜悦与从容，果园时而是像寺河山的淡然笑容。苹果的红晕分明就是大山害羞的表情，秋之丰硕，自然迷人，魅力无穷。

苹果和寺河山因缘而结。寺河山，漫山遍野的果园，尤其是在苹果成熟的时节，远远望去，如同一片片飘动的红霞，美不胜收，真让人赏心悦目。

寺河山上红霞飞。

寺河山上红霞飞

孟海朝



江山如画 龚汉平作

文苑 主编 孟好转 编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尝试穿越 张耀

蝴蝶 没有中心的社交点 时常被激情链接 爆发的力量促成了 好月名色如同耀 日互互相照耀 透支了身体在 流风中飘摇 只有家人 才能让你感受到 失去翅膀后的温暖 那盘根错节的温暖 空间流淌着音乐 稀稀一缕愁云 闪电谋杀了蝴蝶性命 让它变成标本 被人供奉在没有阳光 的屋子里 另一只曾经比翼齐飞的 蝴蝶 带着新伙伴 依着墓碑的路径 找到了这里 它尝试穿越 可怎么也飞不进 漆黑一片 它只能停在墓碑一角 躲避别人的目光 新伙伴围着蝴蝶 高高的盘旋 它不知道 为蝴蝶的眼泪